

五種遺規

十

口仁
895
10





門口
號 893
卷 10

從政遺規卷之二

桂林後學陳宏謀編輯

耿恭簡公耐煩說

公名定向。字在倫。湖廣黃州人。嘉靖進士。官戶部尚書。

宏謀按。居官蒞事。牒訴紛錯。日出事生。欲每事躬親。料理。未有不以為苦者。一有厭苦之心。便有不耐之意。或草率了事。或假手他人。或鬪茸稽延。或急遽無序。民亦多蒙其累。事便不得其平。不耐煩之流弊。良不淺矣。天臺先生所著耐煩說。入情入理。切中錮病。并謂耐煩更在廉之上。尤自來官箴所未及也。大抵有不容已於斯世斯民之心。則汲汲孜孜。津津嚶嚶。委曲誠求。以期有濟。雖煩而不厭其煩。君子之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古。



聖之不泄邇不忘遠無非此意切毋視作好爲煩瑣更不可徒視爲能耐勞苦而已也

有箴仕爲令者請教於先生先生反之曰子茲任也要如何令曰要廉先生曰否否要耐煩令不達請曰廉士人美節也先生顧不見可而曰耐煩是平平語也先生曰前吾語汝耐煩未易言也子試對鏡驗之彼令之職是上之所藉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爲命者也其仕任蓋叢且夥矣茲於上也諸所關白諸所讞審吾心盡矣而上或時吾格也如不耐煩則憤懣之心生懣懣之心生則上下之情睽矣弗獲乎上民可得治耶既未可逆上以懣又不容違道以徇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者弗齊矣倏有毗隸之子款啟之氓席其

粗戾之習直突咆哮於吾前如此而不耐煩則淫怒以逞不免有斃於非命者矣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也又如公務鞅掌晨食靡遑倏旅賓之鵠報踵至倏造請之竿刺頻投此非耐煩則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禮下之誠荒矣故須耐煩而後無眾寡毋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堯庫犴狴之險防少不耐煩則蠹孔弊竇醞釀於茲矣故曰耐煩是爲令要領也若夫服官而廉猶之爲女而貞此其本分之常道而非異人之奇節也今日要廉卽此要之一字便將自負以矜賢上或有弗禮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禮也由是不耐煩以承上而傲所不免矣下或有弗順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順也由是不耐煩以

恤下而暴所不免矣。或值不俗之客，或當動勦之務，則又自負曰：吾廉如是，是足自樹矣。世俗人何足禮？淺鮮事無足慮也。由是不耐煩，以酬世理紛，而情慢叢，靡所不免矣。是要廉者，諸過之所生，而耐煩者，眾善之所由集也。故曰：耐煩為要。昔象山陸先生曰：耐煩是學脈，其為道也深矣。非特為令要術也。猶龍氏之言曰：知美之為美，不美矣。其要廉之謂歟。

呂新吾明職

公名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嘉靖進士官至侍郎。此巡撫山西時作。

朝廷設官分職，衙門各命以名。各官庶府各顧名而思職，緣職而盡分。人人皆滿其分量，而天下無事矣。今天下無一事，不設衙門，無一衙門不設官，而政事日隳，民生日困，則吾輩溺於其職之故也。嗚呼！何可道哉！乃發明職掌，申飭大小職

官。終日思其所行，經歲驗其成效，稱職乎？不稱職乎？子夜點檢，自慊自愧，必有獨得者。奚俟喋喋乎？余言寧陵呂坤書。

宏謀按：有是事始設是官。官因事而設，事即待官以理者也。世之人動曰官耳，而於國家所以設世官與世所以不可無是官之意，杳不相屬。則由未明於職之故。呂公明職一篇，循名責實，可為居官者當頭一棒。太原諭屬語語透闢，分為八等，使人反觀對照，知所決擇。其垂戒至深切也。或有病其言之太盡者，不知先生惟有此不容已之心，乃為此垂涕洟之道。細玩之，有一字一句不從人情物理體貼而出者乎？有一字一句不從世道人心起見者乎？正慮人看作口頭話，漠然無所動於心。

豈復以盡言為病也。博野尹健餘先生撫中州時曾為
刊示。余服其深得訓屬之要。而流布未遠。故復列於此。
以告同官。且亦時時警省。用以自勗云。

督撫之職

吏治無良。未有不白。夫吏始者。我潔已。而後責人之廉。我愛民
而後責人之薄。我秉公。而後責人之私。我勤政。而後責人之慢。
若以有諸已者。非人。止多眾口耳。勢必不行。以藏身不恕也。夫
百司庶僚。以治軍民。督撫者。治治軍民者也。三晉民物。分治於
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守。巡道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
而本院則拊綏之者也。樹畜不教。荒蕪不闢。流移不復。衣食不
足。笑獨不恤。寇盜不息。奸暴不戢。衙蠹不除。諸弊不革。積衰不

不獨下
本有山澤
不確四字

振教化不行。邪民不禁。流民不察。游民不業。量衡不式。學政不
嚴。地土不均。賦役不平。雜累不蠲。訟獄不清。倉庫不慎。潛奢不
約。積貯不充。錢糧不辦。道塗不治。商旅不集。鄉甲不聯。貪酷不
斥。昏庸不戒。勢豪不斂。餽遺不省。驛遞不節。虛糜不去。幽隱不
獨。有如此者。三晉司府。責有攸歸。而倡率無道。驅策難前。致吏
治不脩。而民生不遂。本院安所歸咎耶。顧本院所自信者。除本
省鄉士。夫吉凶禮節。不敢盡廢。亦不能過豐外。其餘不彼此交
際。假手以潤身家。不餽送要津。結心以固榮寵。不以奉承喜屬
吏。不以虛套責有司。紙贖商稅。酒課獲功。及一切不義等物。分
毫不入私篋。以遺子孫之殃。酒席下程。供張騶從。及一切公會
等事。分毫不費民。以為州縣之累。諸所舉動。不能欺百官庶僚。

不能欺吏書門皂。顧如此。硜硜亦只了自家身上事耳。苟於地方不足爲輕。不足爲重。則是官也。焉能爲有。焉能爲無。前所云云。所賴監司守令。共力同心。次第舉行。爲軍民造無窮之福。爲地方垂永久之利。凡本院牌劄條示。苟於民情無當。不妨明白申呈。苟於事體可行。豈宜延遲廢格。諸君子其奮揚精采。殫竭心思。詳觀往哲良規。痛革俗吏積套。匡我愚迷。規我舛謬。其圖治理。是所惓惓望者也。

布政司之職

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裡。秩皆二品。至崇重也。爲外僚領袖。爲朝政橐籥。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名其司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惠澤。使臣承其流而宣政於一省。俾一省之

政教號令。雷厲風行。一民一物。無不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其宜者也。兩院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訪。廉訪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所推行。推行此政。元人豔之名曰外政府。姑無論執掌之全。惟是學校之政。總屬其提調。故貢舉起送。無不由焉。境內人才。總屬其體察。故選官保結。無不由焉。錢糧完欠。總屬其稽考。故徵收起解。無不由焉。官吏淑慝。總屬其品題。故舉刺考察。無不由焉。土田賦役。總屬其均釐。故差糧冊籍。無不由焉。軍匠戶口。總屬其清理。故內府圖籍。無不由焉。至於典常經制。水利農桑。養老恤孤。儲蓄蠲賑。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安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也。止知其爲錢糧衙門耳。經年以催解爲職。終日以收放爲事。或官

殘疾下
本有而設
法存活以
哀榮民各
道不率循
者規正之
有司二十
字

吏起送保甲。或復命觀賀。造送冊結。雖皆衙門事體所關。而以此畢。承宣布政之職。恐小之乎。其為藩司矣。執事者果顧斯名也。協分守巡道。督郡邑百司。盡地利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課桑麻以詰惰農。通商販以裕財用。引水利以備旱潦。驅游民以安生業。禁異端以息煽誘。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牟。嚴起解以足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催科以革積弊。停濫役以息民肩。懲衙蠹以除民害。清課稅以恤民貧。定斗秤以息奸偽。訪把持以通市情。興禮教以端士習。定社學以正蒙養。重鄉約以定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甲以弭竊劫。簡詞訟以省勞費。脩祀典以事鬼神。嚴鄉飲以示觀感。廣收鰥寡孤獨。疲癯殘疾。不奉行。者督責之。虛文罔上。生弊擾下者。參治之。全

省之民庶幾其得所乎。不然承宣布政四字。毫無關涉。而建官之本意。迷失愈遠矣。

按察司之職

廉訪之職。蓋綦重矣。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按姦刑罪。蓋羶惡之司也。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為外臺。彈壓百僚。震懾羣吏。藩司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裡均權。厥後和同溺職。而事權俱歸兩院矣。所可歎者。可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謂何。但以刑名為職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耳。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為刑曹。何按察司獨專請刑名乎。即刑名一事。亦多可言。夫廷尉天下之平。提刑者一省之平也。遣成充

徒一失其平。皆得理枉伸冤。今也強盜人命。非兩院批駁。竟不與聞矣。夫死刑必由按察司轉詳者。謂必按察司以爲可殺。而後以聞也。果情法無當於心。則呈駁不嫌於再。至於一省真正強盜人命。郡縣俱當申報。問明之日。俱當照詳。看得可疑。一體批問。案候兩臺定奪。以憑同異。平反如是。庶不失提刑之職。百官不法。時加體訪。可訓迪者。訓迪可督責者。督責可獎戒者。獎戒其應。參拏論劾。指事開陳。兩院使一省官吏。視憲使如雷霆。莫不潔已愛民。勤政集事。宋人謂之天垣執法人。代閻羅。如是庶不失按察之職。若一崇長厚。首無聽聞。賢否取正於府官。依樣署考。重輕定擬於院道。代之轉詳。則法司之權。非人我侵。而我自失之矣。此何官也。而可自失其權哉。惟執事者留意。

提學道之職

兩司之清重。莫如督學。世道之汙隆。亦惟係於督學。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深身甚潔。關防甚密。持法甚公。校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盡也。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是學政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不任其咎。百司庶府。不任其咎。舍督學將誰歸咎哉。夫入學。幫補甚榮。進也。賓興甚鉅。典也。此富貴利達之最途也。朝廷懸此。以豔天下士。天下士不啻竭蹶趨之。豈非學校乏人。待督學以足數。貢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邪。即使朝督暮責。人人盡一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了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

何益於國家理亂之數哉。虞周既遠，世教久亡。桓榮稽古一說，已屬醉生夢死之言。宋時勸學諸歌，類皆病狂喪心之語。其在當時，明理窮經，尚以天爵要人爵，直至於今，擬題摘段，竟以捷階取要階，視學校為利祿之場，以詩書為富貴之籍，理義身心之學，未見聚談。天下國家之憂，無人介意。如是而授之天下國家之寄，命其敷理義身心之教，以成移風易俗之治，臻民安物阜之功，其將能乎。夫天下英俊英雄，盡收之學校，更於何處求與道致治之人，而今學校反足以壞英俊英雄，更於何人望濟世安民之效，是世道終不還古昔。民生終不見太平，不知國家養賢取士何用也。乃論取士者有曰：當兼鄉舉里選之法。夫鄉舉里選之法，至今未嘗不在。曰何在，保結是已。夫保者，事發連

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干係至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不尊理道曰違，犯於過惡曰礙，身有違礙，棄之可也。身家並無違礙，里老隣佑，保結據之可也。又取師生縣州府司保結，士而至於無身家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不謂鄉舉里選可乎。有違礙，雖班馬曹劉，不得進取。聰明才辨之士，既亟亟於富貴利達，雖欲不勉為善強寡，過得乎。已入仕途，丁憂養病，起復補官，仍取保結終身，雖欲不勉為善強寡，過得乎。士而至於勉為善強寡，過則保結法嚴之效也。所望督學使君，以修己治人之術為科條，以進德脩業之實教諸士，立以章程，時其糾察，嚴其勸懲，端身範以先諸士，責提調以警怠荒，督

教官以修實政舉善必極其優崇伸德行於文學之士癉惡當正其法紀約諸生於禮教之中異日薦之鄉書者皆端人正士列之朝著者皆實學真才庶人心世道有轉移之機而國祚民生享無疆之福矣

守巡道之職

守巡兩道非止爲理詞訟設也一省之內凡戶婚田土賦役農桑悉總之布政司凡劫竊鬪殺貪酷姦暴悉總之按察司兩司堂上官勢難出巡力難兼理故每省計近遠設分守巡道令之督察料理所分者總司之事所專者一路之責凡一路之官吏不職士民不法冤枉不伸姦蠹不除廢墜不舉地糧不均差役偏累衣食不足寇盜不息邪教不衰土地不闢流移不復樹蓄

不蕃武備不脩城池不飭積貯不豐訟獄不息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游民不業鰥寡孤獨疲癯殘疾之人不得其所凡接於目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院施行應牌劄者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密如主簿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絕所部事理民安入其疆無愁歎之聲見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盡守巡之職本院做秀才時曾見本道經歷吾邑民間疾苦不問一聲邑政短長不談一語留州縣茶坐則沾沾煦煦皆虛夸色笑之言批州縣文書則婉婉曲曲無切問直馭之語下司無不感激以爲盛德蓋嘉靖末年時事近日諸君子約已愛民肅僚勤政必不然矣夫兩道之位不爲不尊權不爲不重所以董督守令愛養蒸黍脩舉政事者

也乃中怯外柔若是其何以正體統而肅紀綱乎何以策不振而懲不法乎何以令能行而禁能止乎何以興治道而起頽風乎然則一路不治千里未安其故可知已諸君子慎無復然

知府之職

一尺之地不屬某州某里則屬某縣某里未有曰屬某府地土者一丁之民不屬某州某籍則屬某縣某籍未有曰屬某府人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而爲有用之資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官非知州知縣而知州知縣之事無一不與相同是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滙也今之爲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勤慎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

八字者知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爲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爲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寮屬或酌郡邑之利病細與興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已不廉者政不宣民者怠不脩政者昏不察姦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格者阿徇權勢者差糧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解累民者竊劫公行者姦暴爲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慎者獄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聽訟淹濫者橋梁道路不脩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皆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

警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譬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譬之一裘一幅科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妥之事不能安輯而處置之尙得謂之完府乎務俾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勤慎如我一身所屬之政廢興墜舉弊革姦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不肖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患不共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凜凜風生萬井之黎民灑灑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賢太守其細思之

同知通判推官之職

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又設佐貳以分之同知通判之職掌

不同大率清軍捕盜水利鹽法管糧管馬而推官則專理刑名者也刑名余詳之風縣約捕盜余詳之獄政而清軍水利管糧似不必專曹設職故余獨不言三官各有職掌惟一以安靜爲事則府佐所同也

知州知縣之職

士君子無濟人利物之心則希清華慕通顯總之無益於蒼生聽其求富貴可也苟平生懷救民利物之心欲朝興一利而朝卽澤被閭閻夕除一害而夕卽仁流市井隨事推恩聽我自便因心出治惟我施行則莫妙於知州知縣矣夫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牧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故土地不均我爲均之差糧不明我爲

明之樹木不植我爲植之。荒蕪不墾我爲墾之。逃亡不復我爲復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爲興之。訟獄不平我爲平之。兇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爲除之。狡詐百端愚樸受害我爲剪之。嫖風賭博扛幫痴幼我爲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辱我爲鎮之。盜賊劫竊民生不安我爲弭之。老幼殘疾鰥寡孤獨我爲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我爲正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爲教之。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爲積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爲恤之。斛斗秤尺市鎮爲姦我爲一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我爲省之。衙門積蠹狼虎舞民我爲逐之。吏書需索刁勒吾民我爲禁之。徵收無法起解困民我爲處之。游手間民蕩產廢業我爲懲之。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爲驅之。庸醫亂行民命枉死我爲訓之。士風

學政頹敗廢弛我爲興之。恃豪集霸專利虐民我爲治之。捏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爲杜之。聚眾黨惡主謀唆訟我爲殄之。火甲負累鄉夫騷擾我爲安之。某事久廢當舉我爲舉之。某事及時當脩我爲脩之。民情所好如已之欲我爲聚之。民情所惡如已之讐我爲去之。使四境之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所。深山窮谷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此州。是謂知此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洞其弊原。酌其治法。日積月累。責效觀成。自初仕以至去任。光景改觀幾何。民愁甦醒幾何。政事脩舉幾何。或享利於目前。或垂恩於永久。俾士民得數其事而稱之。吾於臨去亦自黜檢之曰。吾於地方興得某利。除

得某害如此治民。卽是良醫治病。何快如之。倘到任時。地方是這般景象。離任時。地方依舊。是這般景象。如此等官。虛享數年俸薪。無益百姓毫釐。試一省察。稱職廢職。兩院之獎薦。有媿無媿。戒効有屈無屈。自有一點不死之真心在。又何暇計較考語優劣。歸咎他人誣陷哉。賢者必不謂吾言過激云。

教官之職

官之重無如教官。官之壞亦無如教官矣。國初以學校爲首善之地。教職爲風化之官。每選上舍。俾爲郡邑師考。其立身端謹。學政精嚴。作養人材。堪作世用。則行取爲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後爲大臣皆有建樹。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匪朝廷濫擢此官。乃教官實稱此職也。今日士習何如乎。使爲教官者

正其心術。端其趨向。教以立身行己之法。迪以濟世安民之要。使居鄉則爲端人正士。出仕則爲良吏忠臣。一言而鄉黨相傳。一行而家邦取法。不愧俊秀之才。堪爲社稷之重。一學得此數人。翹然出色。其餘皆小心謹畏。不辱其身。教官如此。可謂稱職矣。而撫按不以國初之典。薦廟堂。不照國初之例行。必有任其咎者。今也無論教以脩己治人之術。望其成德達材之效。卽以舉業講課者。有幾人哉。居是官者。能知學校非愛老憐貧之地。教官是正己率物之身。諸生是世道民生之賴。朝廷付我以滿庠青衿之士。委我以養賢待用之責。豈區區索贊見。勤節規。遂足盡教訓之職哉。

州縣佐貳之職

御政遺規 卷二
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牧令之政共州縣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尊卑而事不異今汝佐貳各官有管糧者當思如何恤民如何足國姦頑富勢如何催徵負累荒逃如何處置巡捕者須獲真賊莫漏網真賊却將無辜良民受拷奉堂官批詞切莫不分貧富但問有力稍力以奉承切莫受富勢囑托不問曲直只是要打要錢以出氣耳軟聽皂快支使性慵任左右通同至於私接呈狀擅作威福署印則隨事料財營差則所至媒利此皆不肖常態而有志向上者之所耻也况佐貳之中容易出色有一好官自然薦拔自得優陞若欲速見小如前所爲輕則戒飭重則拏問後悔何追

庫官之職

庫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苦支人暗盜以虧公帑是也然不得單責庫官與吏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平收則在下者不得借口而萬姓省一分半分之財我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二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財彼罪幾何而眾人剝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託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其所求法盡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於庫官庫吏侵盜官銀倘若無所狎昵何敢遽萌邪念向見一府收銀堂下多樹木椿繫以橫繩解戶投到公文即時堂下伺候各將銀囊掛搭椿頭繩上挨名點近天平掣簽喚吏監兌聽令解戶自敲針管監吏報足便令收封如兩有爭親下審視一面卽填庫收一

面卽押印信秤兌既畢。當時領文。至於出放錢糧。亦令解人自兌。庫官雖怨而無辭。羣小希恩而不敢。衙門之內凜凜風生。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光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余因論庫官。而有感於所見。以告凡有出納之責者。

司獄官之職

監中人犯。多非良民。縱是徒罪充軍。那非違條犯法。况頸上長枷。更是重刑。但係強賊。尤爲死鬼。朝思暮想。只求撞網脫籠。得便求機。便要刳囚反獄。司獄官若肯用心關防。無縫鎖鎖在鐐頭。白日不消帶肘。密樞樞在手脚。夜間更須輪防。縱在荒坡野地。豈能挿翅騰空。况監牆重重門戶。乃重犯往往脫逃。獄官

吏禁疎慢之罪。百口何辭。至於囚犯發解出門。州縣官吏全不堅牢。鐐鎖又不揀選。兵夫嚴加申諭。夫囚犯懷百計脫死之心。解夫無一點防姦之意。力倦心慵。情熟志懈。忽然逃走。盡坐受賊疎虞失守。解夫固難辭罪。然賣放罪囚。與囚同罪。解夫豈不習聞。安肯以三五錢銀。替人死罪。彼久囚窮困。又安得許多財物。買求性命哉。祇緣發解之時。鬆羈絆之計。獄官吏禁不能逃。其責至於牢頭獄霸。行暴毆人。當衣奪食。放錢賣飯。或囚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囚糧到獄。而本囚不得露恩。穢汗不肯掃除。疾病不報條理。忍寒受熱。叫號不徹於公堂。抱屈含冤。心事難白於官府。友監縱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樞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禍。明理者。知監舖乃陰德之地。獄官乃方便之人。輕犯

存哀矜之心。時加體恤。重犯嚴關防之法。不肯凌虐。斯為稱職。而子孫享其餘慶矣。

稅課司之職

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為民便。故古者譏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餘利。以充國家之用。一則征商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正大公平。猶不苛刻纖細。近日巡欄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鷄鴨。攜茗帚。疋布上街。擔篋入市。無不抽稅。油行既稅。店又稅油。屠行既稅生。又稅死。有司官指此為科斂之媒。巡稅官指此為攘奪之具。針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如此刻剝貧民。何異盜賊搶奪。且稅課原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割眾家之肉。安自己之身。天災人禍。豈肯寬饒。本院原有禁

約。但有違犯。定行拏問。追贓嗚呼。有司若肯清廉。其所以鈴制關防。不患於無法。不然稅課巡攔。且得借我以肥其身。所得幾何。而惡名皆我受矣。可不慎哉。

驛遞之職

倉巡看驛遞。謂之熱鬧衙門。蓋驛遞衙門。路當衝要。常見上官年貌才能。容易顯露。錢糧出入。常得自由。不知也有苦處。站銀急支不來。過客急送不起。怒夫馬之不齊者。不管死活。恨供具之不豐者。常加責罵。上司之公差。不免凌索。配來之囚犯。每費關防。但官窮窮。不過入夫。官累累。不過驟馬。做驛丞的。重索馬頭常例。一不遂心。便派苦差。逼取徒夫面銀。一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倍扣還。指過客為名。開銷則半屬冒

破。徒夫有錢者賣放。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騾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公道滅盡。事事可恨。不知近來上司耳目。專是尋你小官百姓口嘴。也只奈何小官。一經訪察。或被告發。戒飭的也是你。斥逐的也是你。拏問的也是你。不如小心謹守。多做幾年。再轉兩任。長短算來。名利兩得。而今世道清明。何嘗虧枉好官哉。

巡檢之職

巡檢之故。原爲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弓兵要選精壯。鎗刀要常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居民。全無搔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姦徒。不敢公然往來。如此三年。方爲稱職。北方巡檢。委實貧寒。有在荒山野嶺之中。或居人稀路

僻之處。妻子不得寬綽。錢財無處得來。但既做寒官。須安窮分。果能有功無過。自得上考優陞。而今作巡檢的。弓兵不論壯衰。器械不求堅利。武藝全不操演。囚盜全不緝拏。只索弓兵常例。甚者一半折乾。擾害居民。刁難過客。是增一巡檢。添一夥強賊。一毫無益於地方。萬分有害於黎庶。以後遵守法度。能盡職業者。分外獎勵。上等者。一體薦揚。仍舊殃民不改者。訪知定行拏問。使家鄉難還。妻子流落。有甚好處。試自思之。

太原諭屬附

壬辰六月。余召所屬府州縣掌印正官。而諭之曰。宇宙之內。一民一物。痛癢皆與吾身相干。故其相養相安。料理皆是吾人本分。書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魚鱉。咸若。鳥獸魚鼈。非吾

同類也。而且使之咸若。然猶曰彼有血氣心知。欲生惡死。所同鬼神矣。賴吾人山川有何知識。而亦使之亦莫不寧者何。蓋聖人以天地爲心。爲生民立命。心思既竭。仁愛無窮。必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康。無一事不極其妥帖。無一物不得其分願。而後其心始遂。伊尹有莘之耕夫也。當隱居時。便樂堯舜之道。其言曰。予弗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夫君不堯舜。自有當其耻者。一夫不獲。自有任其辜者。而伊尹引爲己責。深自愧罪。只是真真切切。見那君民痛癢。觸着便自相干。而致君澤民。我又有此學術。是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汲汲皇皇。慙慙懇懇。只是這箇不忍人的念頭。放歇不下。吾輩七尺之軀。不短於古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少於古人。六經

四書子史百家。至今大備。吾輩誦習。又多於古人。只似看得天下事物。與我分毫無干。豈是這腔子中。天不曾賦與不忍人底一點良心。如何百姓痛癢。全不關心。死活通不介意。大段今之爲吏。品格不同。第一等人。有這一點惻隱真心。由不得自家如親孃之於兒女。憂饑念寒。怕災愁病。日思夜慮。弔膽提心。溫存體愛。百計千方。凡可以使兒女心遂身安者。無所不至。所以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心切而政生。慮周而政詳。聖人雖欲歇手不得。此謂率其自然。第二等人。看得天地萬物一體。是我性分。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是我職分。不存此心。便自愧於形骸。不盡此心。便不滿其分量。惓惓維世道。亟亟愛民生。以謂爲之自我當如是耳。此謂盡其當然。但總有強勉向

道之心便有精神不貫之處。第三等人看得潔已愛民。脩政立事。則名譽自章。不則毀言日至。士君子立身行己。名節爲先。奈何不自愛。是爲名而爲善者也。第四等人守能潔已而短於才。心知愛民而懦於政。可謂善矣。然毫無益於郡邑。安能爲有無哉。第五等人志欲有爲而動不宜。民心知向上而識不諳事。品格無議。治理難成。第六等人知富貴之可愛。懼擯斥之或加。有欲心而守不敢肆。有怠心而事不敢廢。無愛民之實。亦不肯虐。無向上之志。亦不爲邪。碌碌庸人而已。第七等人實政不修。粉飾以詐善。持身不慎。彌縫以掩惡。要結能爲毀譽之人。鑽刺能降災祥之竈。地方軍民之事。毫髮不爲。身家妻子之圖。殷勤在念。此巧宦也。近日大家成風。牢不可破矣。第八等人嗜利耽耽。

如集羶附腥。競進攘攘。如馳騎逐鹿。多得錢而好官。我爲笑罵。由他笑罵耳。此明王之所不赦。明神之所以必殛者也。嗚呼。正學衰。世道絕。利達之錮習。旣成。惻隱之真心。遂死。失所民物。付託何人。倘一深思。可爲慟哭。天生此身。豈爲酒肉之囊。錦繡之架哉。天生此民。豈爲士夫之魚肉。官府之庫藏哉。倘一深思。可爲大媿。本院無能振拔罪之魁也。諸君千萬努力。

呂新吾刑戒

此爲刑部侍郎時作。

刑者。聖人無可奈何之法。以濟德之窮者也。原從悲愍。心流出。用之者。當不以犯法爲怒。不以得情爲喜。怒則覺彼罪應受。絕無矜憐。喜則謂我見甚真。惟知痛快。古云。刑官無後。不可不慎也。此戒刑一書。呂叔簡先生從火坑鐵牀邊。行清涼。

敗毒之劑。不惟造福。即是修心。蓋用刑之心。其發如火。其流若波。急宜受之以止。常存此心。便有學有養。以調伏之。不見我貴民賤。不知此德彼怨。即是聖賢根器。豈僅仕宦楷模哉。願居官者。各留心自戒。而旁觀者。亦直口戒人。毋自任風霆。為至教。而相諛怒罵。皆文章。則世道人心之厚幸矣。顏茂猷題。

宏謀按。呂公為政。尚嚴明。不尚姑息。今觀其刑戒委曲。愛惜無微不至。以此見用刑時。其心思固息息。與民命相關者也。夫於當刑者。尚有所戒。而惟恐或傷之。况其不當刑而刑。其戕人生命。上于天和。也可勝言哉。有司官。時時省覽此戒。庶無媿於祥刑。

五不打

老不打。血氣已衰。幼不打。血氣未全。打必致命。且病不打。血氣未平。復打則病。衣食不繼。不打。如乞兒窮漢。飢寒切身。人打我不打。或與人鬪毆而來。或被別官已打。又打則打死之名。獨坐於我。

五莫輕打

宗室莫輕打。天潢之派。即無名封。亦勿輕打。官莫輕打。即倉巡醫等官。亦勿輕打。彼既為官。妻子僕從。相對。生員莫輕打。非此輩。投鼠成重。則申究如律。彼自無詞。上司差人莫輕打。非此輩。投鼠亦損。上司體面。有犯宜盡書。犯狀密申。上婦人莫輕打。羞愧輕耻笑。必自殞命。若畏勢含忍。又鬪茸非體矣。婦人莫輕打。羞愧輕自殞命。

五勿就打

五勿就打。刑成

人急勿就打。彼方急迫無聊，人忿勿就打。愚民自執己見，方以愈甚，死亦不服，氣逆傷心，易於殞命，宜醉勿就打。俗云：三官多方警喻，待其自知，理虧雖打不怨。人醉勿就打。避酒客，沉醉之人，不曉天地，寧知禮法，打亦不痛，倘醉語侵官，亦失體統。宜暫管押，酒醒懲戒，亦勿置之冷地，寒氣入心，亦足致命。人隨行遠路，勿就打。被打之人，若在家自能將息，遠路隨行，日逐後，人跑來喘息，勿就打。捉拿人犯，從遠路跑來，六脉奔騰，喘之，不死者，宜待其喘定，用刑。

五且緩打

我怒且緩打。有怒不遷，大賢者事，盛怒之下，刑必失中。待已氣不過，我醉且緩打。酒能令人氣暴，心粗，刑必不當。病中用刑，多帶火性，不惟施之，我不見真且緩打。事纏入手，未不當，亦恐用刑致怒，人已俱損。我不知真且緩打。見是非，遽爾用刑，倘細審本情，與刑不對，其曲在乙，已刑甲矣。知甲不能為直，又復刑乙，不獨甲刑為冤，顛倒周章，亦為可笑。我不能

處分且緩打。遇有難處之事，難犯之人，必先慮其所終，作何結反費區處，會見有打，人後又。陪事人者，其為從前慌張耳。

三莫又打

已撥莫又打。語曰：十指連肝心，撥重之人，血方奔心，又復用刑。夕，叫楚不寧，為其已傷骨故。已夾莫又打。夾棍重刑，人所難受，嗟乎，均是皮骨，何忍至此。又加刑責，豈有不死，且夾棍不列五刑，豈可輕用，下人以力為食，一受夾棍，終成廢疾，決難趁食，切宜念之。人謂審強盜，宜用細審，令其自吐真情，余心斯安。此等刑，終不用可也。要枷莫又打。先打後枷，屈伸不便，積瀆難調。

三憐不打

盛寒酷暑憐不打。遇有盛寒酷暑，令人無處躲藏，擁圍爐，散指裂膚，凍筋蒸骨，復佳辰令節，憐不打。如元且冬至，人人喜慶，被刑責，米有不死者。

其事或師其意或更推而廣之所得良多願毋讓美古人也。

王沂公會嘗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如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寇萊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也。

胡文定公安國轉徙流寓至於空乏然貧之一字絕口不道嘗語子弟曰對人言貧意將何求張忠定公詠亦嘗曰廉不言貧。

居官者真貧且不必道况未必貧也。

辛簡穆公次膺雖貧不自聊一豆羹不妄受高宗嘗面諭之曰卿廉聲著聞士大夫言卿在閩中不受俸公對曰臣為貧而仕。

也字言行
錄作邪

豈有辭俸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上曰使人人似卿天下何患不太平耶上又曰朕知卿如在家僧名利聲色人所好者卿皆不好。

李文定公燔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也。

張文節公知白仁宗朝在相位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或言公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雖舉家華衣美食何患不能顧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王沂公奉身儉約每見家人華衣即瞑目曰吾家素風一至此。

此故家人一衣稍華不敢令公見。一日有同年孫冲子京來辭公留飯。安排饅頭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如此。送紙一節。看作鄭重。施子物薄情厚。其事甚大。猶小。看作愛惜物力。化無用為有用。其理大。

仇泰然愈。大觀間知明州。愛一幕官欲薦之。一日問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千錢。泰然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不薦。自是見疎。觀人操守。此亦一法。則雖欲不貪。不可得也。

張子韶九成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至今不易也。鄭亨仲在萊陽。亦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

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滋味可長久也。

司馬溫公光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敝止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珍異。食非多品。不敢會賓友。常累日營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嗟乎。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公。其弟以呈。公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故平生所服。止賜帶。

孫侍讀公甫。人嘗餽一硯。直三十千。公曰何貴也。客曰。硯以石

潤為貴此石呵之水流。公曰京師一擔水纔直三錢要此何用。竟不受。二條可為愛古董玩器者喚醒。

謝上蔡先生顯道嘗言萬事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平生未嘗干入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得陶鑄我自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此理隨事皆可見得人自看不破耳。

范蜀公鎮不為人作薦書有求者不與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自立矣。

韓忠獻公琦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為叅政忠獻謂人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佳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

呂文穆公蒙正叅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是子亦叅政耶公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欲詰其人公止之時皆服其雅量。縱知其人亦有何益不如不知為妙。

王文正公每薦寇萊公準而寇數短公一日真宗謂公曰卿雖稱準準不稱卿也公曰臣在位久闕失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耳上由是益賢公先是公在中書寇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密院勾吏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亦呈行遣公問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是否曰不是公曰既不是不要學他不是。

韓魏公在政府與歐陽公共事歐公見人有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凡人語及所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而公不然。便說到小
 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公家有二玉
 盃甚佳。一日宴客置桌上。為一吏偶觸碎。吏伏地請罪。公笑謂
 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神色不動。
 客皆歎服。又嘗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忽他顧。公鬚公遽
 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一兵。公恐主吏鞭之。亟呼
 曰。勿易。渠今已解執燭矣。其量如此。

王沂公當國。一朝士與公有舊。欲得齊州。公以齊州已差入。與
 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
 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
 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
平均

二字。何等胸襟。

呂文穆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官員替罷謁見。必問人材。隨
 卽疏記分門類。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故所用多稱職
 以此。

杜祁公衍。在相位未期年而出。嘗謂門人曰。衍以非才久妨賢
 路。遠得解去。深遂乃心。獨有一恨耳。門人曰。何也。公曰。衍平生
 聞某人賢。可某任。某人才可某用。未能悉薦。此所恨也。
以此為恨。純是

一腔公忠。與市恩樹私者迥別。

程伊川。一日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有一官員來
 謁大資。伊川謂有急切公事。既乃是求薦。伊川云。大資居位。却
 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曰。只為正叔太執求。

薦常事也。伊川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

若受其請。是市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公道不可偏徇。下情亦當體恤。莫認做周旋世故上。

王沂公當國。進退仕人。莫有知者。范文正公乘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盛德獨少此耳。沂公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服其言。

程明道先生顯為冢令。當事者欲薦之。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公私之分。在此二句。

劉元城先生安世言。嘗見馮文簡公京言。昔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遇事迎刃而解。而寶臣尤善秤停輕重。凡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秤停處事。最吾輩處事所宜致力。

文潞公彥博知益州。嘗宴客於鈴轄解舍。夜深從卒拆廡為薪。以爇火。軍校不能止。白公坐客驚欲散。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

前輩言。蒞官有三莫。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元城先生初登第。與二同年謁侍郎李公若谷。請教。李曰：某守官嘗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

事不因忙後錯了。

馬永卿自言嘗問仕宦之道於元城先生先生問家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為出僕復請益先生云漢書云吏以法令為師有暇可看條貫不獨治人亦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以僕初登仕行或違法且為吏所欺故有此言。

楊龜山先生時云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寬政關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貴有制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儘寬不妨。

伯淳作縣常於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

撻了人。

凡仁心惠政俱從有此四字一做出不僥於不錯決撻人也。

張無垢先生九成云快意事就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蓋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也。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邵康節先生雍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邵伯溫言嘗聞之先輩曰凡作官雖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恐或出於私怒此案具怒亦平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伯溫終身行之。

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莫不躬親或曰公位重名高朝廷

杖責下一本有者字

賜守鄉郡以安養可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日俸萬錢不事事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脩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僕馬鮮明進退有理為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聽之可愛然服藥無功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服藥疾愈便是良醫

凡治人者不問材能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以寬簡不擾為意如揚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日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間如傳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

事不弛廢何也曰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

張芸叟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求見莫不欲

曰下一本有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十六字

聞道德文章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嘗

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無書史可

遺日因取架閣陳案觀之凡其枉直乖錯違法徇情無所不有

且以夷陵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迨

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張又

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老蘇父子亦聞之其後子瞻亦以吏能

自任嘗謂人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可見士人平時隨所見聞細加體貼觸處推廣皆可為當官行善之地

歐陽公代包孝肅知開封包以威嚴喻下而公簡易循理不求

赫赫名有以包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同用其所長事

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韓魏公鎮大名魏牒訴甚劇公事無大小必親視之雖疾病亦許就決於臥內人或勸之委之佐屬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生死予奪一言而決何委人乎

周濂溪先生敦頤提點廣東刑獄盡心其職務在嚴恕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為已任

真西山先生德秀再知泉州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養精神

先生曰政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政平訟理亦惠民之一端

陸文安公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

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

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寘之法

趙忠肅公鼎在越惟以東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東吏雖善政不能行由是奸猾屏息

吳正肅公育為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有何以及斯

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官能知害民在何處思過半矣

范忠宣公純仁知襄城縣襄城民不事蠶織公教民植桑民之

有罪而情可寬者使植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按所植與除

罪數年桑樹成林號為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孫莘老覺知福州民欠官稅錢繫獄者甚眾適有富人出錢五

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眾曰願

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無坐露者孰若為獄囚償官使

數百人釋縲紲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從之囹圄遂空

龍圖閣直學士吳芾在孝宗朝前後守六部嘗言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已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四語無窮意味可造無窮福澤

范文正公領浙西時大饑公設法拯救仍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冥湖上居民空巷出遊又諭諸佛寺興土木又新厰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敘所以宴游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為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公之惠也

富鄭公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入境內公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

官吏待闕者給之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約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葬之叢塚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聚為疾疫及相踏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式公每自言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

趙清獻公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厲禁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官以減市價為愛民一備之見

葉石林夢得政和間帥潁昌歲值災傷浮殍自鄧唐入境不可勝計公盡發常平倉奏賑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處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續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來識認耳公閱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古有爲此法者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給內外州界凡得兒者書券付之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者

伊川先生每見後生有譏議前輩者曰賢且尋他好處說鄒志完浩以諫得罪或疑其賣直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張繹曰此忠厚之道亦公論也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秘監且謫州久未召嘗與公同知制誥聞公參政以啟賀

之歷詆前爲參政者而譽公甚力公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數公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爲相且不復用

呂正獻公公著人或議其太恕以爲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曹武惠王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受杖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杖亦不赦也及討蜀所獲婦女悉閉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洎事罷訪還其家無者嫁之居官能爲婦女養廉

耻莫大陰德

從教遺規

卷二 宋賢事彙

陸

明遠堂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施棺及薪者。不知其數。

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請不已。或謂公精力少年不逮。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

薛簡肅公奎知開封。時明叅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為人端肅。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

張南軒先生拭答鄭自明書云。工於論列者。察已常濶疎。狃于訐直者。發言多弊病。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明道先生曰。當以

誠意動之。令是邑之長者。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范文忠公鎮為諫官。趙清獻公拆為御史。以論事有隙。王荆公數毀范公。且曰。陛下問趙拆。即知其為人。他日神宗以問清獻。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荆公請清獻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清獻曰。不敢以私害公。總看得公事重。則私怨自輕矣。

范忠宣公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云。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蠶蟻的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為小人侵凌。動心忍性。修省防避。便得道理出來。

范忠宣公忤章惇。落職知隨州。素苦目病。忽失明。上表乞致仕。

惇抑之不得上。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公怡然就道。每諸子怨惇。怒止之。江行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諸子聞韓維謫均州。其子告惇。以父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公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合為言。公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今日言不可也。諸子乃止。在永州三年。課兒孫讀書。怡然自得。每對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前段喚醒失意者。後段喚醒議事。而黨同伐異者。

伊川先生。頤自涪還洛。氣貌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晦翁曰。學者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又曰。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若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須是在我者。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看得道理重。故見道理。不見刀鋸鼎鑊。不然。明明刀鋸鼎鑊在前。何不見。司馬溫公每見士大夫。詢生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輕去就耶。

呂正獻公公著。嘗薦處事常秩。秩後稍變節。公謂知入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公矍然謝之。

或問伊川先生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得失之累。奈何。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然得之不得。曰有命。又問在己固可為親

奈何曰為己為親也。只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家貧親老四字最為奔競營求

者藉口得此可以喚醒孟子云仕非為貧而有時平為貧有時二字極有分曉非貧則必仕也。有貧則必仕之心便有所不

時尚有所不仕者。李二曲云顏子雖貧陋巷當其

養亦謂之大不孝。何以為顏

子可與孟子程子語參看。

張橫渠任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

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酌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

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常患文檄之出不能

盡達於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間有民因

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

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官司行政有

民之心乃可謂親民之

教典養成莫不由此。

親民下一
木有官字

宋仁宗性仁恕。一日語近臣曰。昨夜因不寐甚饑思食燒羊。侍

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

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

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啟無窮之殺也。帝王尚不肯輕有取索

已口體玩好之需。貽百姓供應承值之患。者可不戒與。自此

以下九則。出宋稗類抄。因皆宋賢事而可法也。故附錄之。

蒲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

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為塔乎。莫非備此邦

人也。斂於富家。散於糞草。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

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耳。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時為守。因問曰。天

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否。延貴曰。昨夜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

賢雖不識之。知其好官也。忠定曰。何以見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菜墾闢。野無惰農。至邑。則鄆市無賭博。而
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是以知其必善政也。忠定
曰。天使亦好官也。即日同薦於朝。

陳良翰在瑞安。瑞安俗號強梗。吏治尙嚴。陳獨撫之以寬。催科
不下文符。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陳何術。答曰。良翰無
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二語無窮妙義。能此何事。不辦。不催催科聽訟已也。

鄭清之私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屬守隸犬王。幕官
擬曰。鹿雖常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犬。償鄭府之鹿足矣。守從
之。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

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
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宰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誡。吾當
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于大辟也。初之勿較。後
片與人為善之心。與舍
怨怒而快恩仇者迥別。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
厚。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
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
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耳。能輕富貴。勇于有為。無不易得。此因
吝于改過。遂致悞國禍身。况并不能

輕富貴。并不能有為。而惟吝于改過者耶。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王公知杭州。詠知仁和縣。
為屬吏。先以書文寄公。公不答。及到在。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

急。鞠大失望。于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後王公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問其故。公曰。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故抑之以成其德耳。可為講詩文而曠職業者法。可為持世祖而廢公論者法。

張循王嘗教子姪曰。子弟隨父兄顯宦。不患人事不熟。議論不高。見聞不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旦從事。要當痛鋤虛驕之氣。昔之照壁後。嘗量人物。指摘儀度。見其或被上官詆呵。進退失措者。莫不羣笑聲聞于外。及今趨趨客次。庭揖而升。回視照壁後。竊窺者。乃昔日之我也。每三復斯言。為之慨歎。非身歷者。不知其言之切當也。為官家子弟。現身說法。何等婉切。以此為從政者之家訓可也。

張侗初却金堂四箴

先生名龜。松江人。萬歷進士。官吏部侍郎。

宏謀按四箴所云。當為者。即孟子所云。求在我者也。不

當為者。即孟子所云。求在外者也。跡雖近似。義實相妨。今一一臚列之。互舉之。是非公私。顯然可見矣。憶余為諸生時。於官齋屏壁間。曾見此箴。覺有怵於心。而未知其言之切而中也。比來閱歷仕途。深嘗世教。每見士大夫。往往如此四者。辯之不明。遂致誤入歧途。貽悔末路。益復先輩格言。切中世病。足發深省。而愧前此失於體認。草草讀過也。然則思齊內省。為所當為。不為所不當為。願與世之君子共勉之。

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教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究竟非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造福正所以求福。不可不知。

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帝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

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務矯激習模稜。身喪名莫不由此

求名適以壞名。名豈可市哉。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士大夫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脩救荒

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苑囿教歌舞。奢燕會聚寶玩。此傷財也。

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訕。無論在己在人。義所當用。乃謂者可以

鑒矣。士大夫當為天下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

怒節飲食。此養身也。養其身以有為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

似乎愛惜此身。却不知已置此此惜身也。養身者靜而大。惜身

身於無用。直謂之不自愛也。可。者羶而細。

